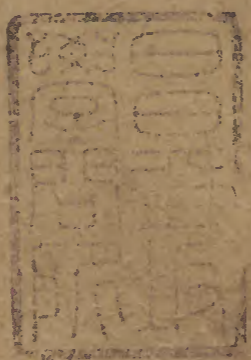


日川學海

續十五

鼎氏客語  
道山清話  
嘉話錄

漢書門			
三	一	四	五
一	三	六	五
三	一	函	號
冊	架	類	



庫	文	閣	內
三七	函	三一	四
一	三	四	五
八	冊	一	號
架	類		

丁集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 ( 15 )
函號	370 38





晁氏客語

宋 晁 迥著

顧懋樊校

漢華文庫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

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諸僧僧不

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任城南杜曲傍兩枝

仙桂一時芳山僧都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

為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  
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  
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關吏不得其賂詰且以  
鑠損訐于公公曰鑠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于國則奢于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  
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  
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  
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  
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  
于卜數者言也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于功名富貴不足  
論也有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于議古而短于議今工于知已而拙于知人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宪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已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矣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臣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

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



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畧云人君之學不在于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至先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韓滄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釋氏謂火行爲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無爲爲道有爲爲事是道常無用也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今易論知言也



身以容言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  
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  
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  
責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  
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  
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  
亦可謂得人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  
甚怒无澤曰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无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  
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于天周室班



身以容言 八  
爵祿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  
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  
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藝  
狎雖遠不背戾該于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  
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  
意之速責事之遲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  
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棟三  
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  
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  
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  
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  
放子細何妨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  
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爲未免于罪也易吉凶與民同  
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于無悔言無  
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于夷狄後

神廟問陸農師䟽布以羃八尊畫布以羃六彝何以  
別䟽布對云䟽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䟽勺



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  
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特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  
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爲法真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  
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  
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爲二不  
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論理論已之所當爲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  
爲須就事勢上論

有語中必施于事乃爲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  
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  
爲善也



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舉石焉舉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好作爲者多計慮而久諸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曲禮曰母不敬母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

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關葦爲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珣庖而謂能精于飲饌豈若調和適口



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爲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共財最是難事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荅曰善念熟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



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大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畧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其但涉獵為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樂城先生於穎昌樂城  
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項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  
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  
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畱他

謂惟可諭與且為孩兒畱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

於是公不復有請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子弟畢集  
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  
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  
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為一布衣  
何為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  
濫人以得預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劉莘老梁況  
之終于貶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没不及再  
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  
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著作郎兼侍讀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  
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費  
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  
做一領黃襜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  
日惟簡袖進哲宗卽位柩前衣此襜子也  
邵成章云元佑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于  
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  
書之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  
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

溫公以楊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  
五穀惡如莠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  
除莠養穀耳

晁氏客語卷終



道山清語

宋 王暉錄 武林仲異閱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今亟去之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牒瀆得其中者鮮矣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



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  
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  
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  
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于是也吾  
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  
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  
言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

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  
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  
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于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內  
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  
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  
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



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  
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悔叔亦  
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王汝子華議論  
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  
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倭乎

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  
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  
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  
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徃徃皆士人  
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掇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



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  
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  
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  
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  
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  
囊磊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  
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  
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  
絲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  
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  
大笑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  
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  
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  
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銀  
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



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比亦未爲害但疑心旣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荅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始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卽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簡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



鼓投筆而逝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徃徃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雜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周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旣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旣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牙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必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必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必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



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非薄而彼更以爲羹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必方對客飯於是卽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麤豐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必三子益之盃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旣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賫降御香寺門已閉旣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絕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  
閱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  
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  
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  
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  
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延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

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  
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  
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  
避其祖諱不拜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爲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  
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  
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  
宗至於失聲而哭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鬻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個才度得一個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話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也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何如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



道山清言  
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拘強似德州  
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  
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能動人  
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  
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  
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  
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竇靈長老  
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  
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  
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  
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  
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  
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  
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



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祕閣取此書旣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黃庭堅嘗言有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自不停轉

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李靚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



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  
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  
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  
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  
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  
懷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  
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  
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  
服之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  
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廳  
耳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  
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闔無人聲案上  
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  
非陶何事窻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  
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



其僧乃截取窻字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  
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  
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  
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  
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  
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  
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  
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脩書致謝  
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  
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  
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  
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  
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曠老矣  
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曠書



劉賓客嘉話錄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



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  
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  
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  
柱國京兆韋絢序

劉公客嘉話錄

唐 韋絢錄 武林嚴調御閱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  
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  
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  
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逆逆天地戮辱黎獻羶  
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  
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殆月暈



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滄猶出陣。  
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  
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峩峩試一臨。虜騎俯城  
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  
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  
來不見飴。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卽  
今賣飴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飴字。緣明日是重  
陽。欲押一饒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饒字。不敢爲之。  
常訝杜員外。巨顛折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  
卿旣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  
卽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  
者。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墟興甚早。一旦召與語。  
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欣然持  
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謂其逝矣。及  
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旣大心計。轉  
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噓。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旣拜果百日而罷公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況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

曰却得一刺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吊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卽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日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脚力



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  
不過却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  
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錕百千不受  
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  
有大經一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崔舅源休與  
朱泚爲宰相崔憂間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  
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  
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

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  
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  
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旣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  
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  
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  
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  
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  
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  
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



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愨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德宗降三日玄宗立於高階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緝抱德宗來呈色不白替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一顧之曰直我

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愨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縣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朱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



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

臆

上音屈  
下音忍

緇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汚耳司徒公後致仕采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汚耳

刑部侍郎從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相不知是誰曰



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贖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毋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萊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陶因



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菠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相、贊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竝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怒。至第三遍，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挿打，得挿打爲造箭者，挿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口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纜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  
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群鳥  
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鷓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既  
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  
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  
高如墉道士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  
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  
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  
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  
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與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  
非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  
僂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惛然忽有一年少道  
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  
來可便傳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  
之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  
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



知是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

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

上可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為先

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苟與能書

嘗寫狸骨方狸骨理勞方也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

休咎一日忽請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

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

弟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

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

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虞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

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



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撥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臯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贈羅八百疋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窘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二絕

古鐫字皆

須妙於篆籀故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

嘉話錄

十一



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灆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掣不定俄傾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乎文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



翻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實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舡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墜帚遂創意  
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自義之白而  
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  
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鷲掠之而去群衆大駭  
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  
神形如癡父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  
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  
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  
以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  
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  
山羅鳥得鳳凰子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  
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  
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  
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云今  
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  
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



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  
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臞爛  
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  
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燾揣其價可數萬錢  
潛乃拔取既去衆鳥爭集無通驅者潛以此燾上晉  
武靈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  
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  
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啼叫云何爲  
見屠割天常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犍犢須走車破  
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  
不慧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鷓鴣亦是胎  
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  
只知鶴胎生不知鷓鴣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  
緣鷓鴣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  
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鷓鴣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



萬年方變為玄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鷓鴣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鷓鴣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即鶴亦如鷓鴣矣。以少為貴，世不以見為聖，為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鷓鴣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烝胡之處，勞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

韓十人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



嘉話錄  
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  
問之何也日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  
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  
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上繙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  
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  
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  
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  
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  
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  
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  
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  
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  
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日  
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



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  
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  
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稹。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  
銜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藩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  
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旣而悉然。二張問  
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  
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  
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  
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  
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  
否？曰：有。任白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  
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  
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  
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餽，謂人曰：某洛陽  
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



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戲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頭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是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許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弘慶



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旰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旰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予與竇文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飲晏後三人相代爲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桓玄嘗盛陳法書



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汚  
處玄不憚自是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爲集  
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  
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  
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  
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

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  
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  
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  
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敘武帝召興嗣謂曰  
卿有才思謂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  
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入百本散與人  
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



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兼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

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

試而後歸所寶書帖却歸舖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其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遂巡賫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送詣興道歎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孝監十餘輩中有一人請  
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死盧氏南  
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宛人  
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  
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  
牽引其徒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  
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者入京國  
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  
妃者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

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墓果傳人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截將一耳後少傳白公奉佛  
用銀三錠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  
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  
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  
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  
覩焉

舊官人所服赭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



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文郎  
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  
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  
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事  
號為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

揀粗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  
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于正若使呪出必不  
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  
倒若為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  
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  
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  
僧圖每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  
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搯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爲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

家君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未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尚書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友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目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足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勸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僚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僚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捕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待沖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



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  
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白文於背曰是  
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特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  
玉樹楊子云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  
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  
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  
其真本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  
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汪寧縣尾官寺修講堂  
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  
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  
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  
見焚

楊國忠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噓已設席  
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叅軍  
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諫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籍老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錄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鏡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園謹書

劉賓客嘉話錄終



